

東方魂 著

拚命小子

上



長春出版社

拚命小子

①上

东方魂 著

长春出版社

拚命小子

中

东方魂 著

长春出版社

牛

拚命小子

①下

东方魂 著

长春出版社

拚命小子
东方魂 著

责任编辑：李凤畋

封面设计：张力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重庆路 40 号)

长春出版社发行
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印张：32.5625
字数：730 千字

1991 年 3 月第 1 版
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20 000 册

ISBN 7-80573-194-2/I·31

(上、中、下) 定价：14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明洪武年间，平静的江湖突然杀祸迭起，血雨腥风……

明太祖朱元璋突然莫名其妙地强迫富翁沈万山敦请张三丰赴京谒帝……

《八封仙经》、《碧月逍遥录》、“青玉内景（经）石镜”悬挂着朝野上下武林人的心……

明朝特务锦衣卫横行霸道、杀人如麻……

乱世中，江湖出现了一个“拚命小子”。他神功天成，奇学盖世，成为朝廷鹰犬及武林败类的大克星。他蔑视皇权、鄙薄理学、崇尚人性、尊重朋友，斗邪恶不屈不挠；他一身正气，满腔侠情，映得长天独红……

作品将中华武学与中华精神融为一体，将道、教、佛、禅熔于一炉，透过神秘的东方文化，揭示了人生，揭示了社会，其思想价值和艺术远非同类作品可比；气势雄浑，场面宏大，血与火交织，侠与情相融，那惊天骇地、泣鬼惊神的绝世奇学，那剪不断、理还乱的血泪情丝，令人读之触目惊心、回肠荡气。

目 录

(上册)

第 1 章	祸起萧墙.....	(1)
第 2 章	摄魂一笑.....	(43)
第 3 章	横刀夺爱.....	(90)
第 4 章	天罗奇毒.....	(144)
第 5 章	凌波二老.....	(201)
第 6 章	迷途难返.....	(226)
第 7 章	妙窥秘笈.....	(247)
第 8 章	上人受制.....	(279)
第 9 章	三丰拒谒.....	(303)
第 10 章	邪门中魔.....	(320)

(中册)

第 11 章	门主教子.....	(347)
第 12 章	患难侠侣.....	(363)
第 13 章	巧占双莺.....	(410)
第 14 章	毒技惊魂.....	(446)
第 15 章	戒昙遗恨.....	(459)
第 16 章	红颜情殇.....	(474)

第 17 章	勇斗阎罗	(514)
第 18 章	人诡计毒	(577)
第 19 章	剽骑恶运	(612)
第 20 章	峨嵋风云	(639)
第 21 章	狼人野欲	(679)

(下册)

第 22 章	白莲傲雪	(697)
第 23 章	鬼村魅影	(730)
第 24 章	师徒反目	(764)
第 25 章	怨女春心	(829)
第 26 章	黑巾之谜	(875)
第 27 章	护镜丧母	(892)
第 28 章	孟浪姻缘	(911)
第 29 章	偷王夺美	(926)
第 30 章	甜功秘授	(946)
第 31 章	辉煌一剑	(959)
第 32 章	谷坳搏杀	(1000)
第 33 章	龙颜阴晴	(1007)
第 34 章	灭门除孽	(1016)

第1章 祸起萧墙

过了几世几劫，有支歌子却没烂掉：

人间本无长生药，舍却生命求自由……

平静的江湖突然在一天里传出了三个恐怖的消息：天下最著名的美女“广清仙子”凌村女被人挖去了一只动人的眼睛，绝世的美容也被尽毁；江陵大侠何澜被人杀死；青城居士柳寒烟被人骗得不明不白。消息不脛而走，江湖人心头几乎都有这样的疑问：谁干的？

几天后，明洪武一十八年（1385）农历三月初八，从石头城（南京）又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：明太祖朱元璋强迫富翁沈万三敦请张三丰赴京谒帝。

真是多事之秋，江湖人心头顿时疑云纷呈，皇上寻找张三丰是欲求长生之法还是另有所图？唯有石头城内洞元西巷“淡水精舍”的主人朱一元不以为然，这位当世鸿儒似乎没有把张三丰放在眼里，真正的高人是不慕名利，性淡喜水的。他的修身养性之处取名“淡水精舍”，自认就是对他最好的写照。

“淡水精舍”不是孤立的，它与朱家老宅子是紧密联系的。

朱家的大宅分四个院落，“淡水精舍”就是西南院落的“头”，因为“淡水精舍”是圆形的，并且有条脖子一样的胡同（两丈余）把它和西南院连接在一起。朱一元平时就住在西南院。东北方的院子里住着他的女儿朱灵石，东南院里住着仆役，正北方的大院是他的母亲和妻子住的。大院中间有一个长满荷花的圆水池。

朱一元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玄孙。因是名人之后，每每也以名人自居，乃祖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几乎被他发挥到了极至。他五十大寿刚过，淡青色的衣服常年穿在身上，冷热不换，高瘦的身材似乎有些弱不禁风，两眼却炯炯有神，有时就象挂在碧空上的寒星。他生性古板，清心寡欲，三月半载也不到北院和妻子住上一夜，更不许女儿和别的男人接触，亦不许被男人看到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他的大女儿12岁那年因向一个乞丐施舍了一点米饭，抛头露面了，他震怒之极，迫使女儿自尽以全清誉。小女孩孤身在屋子里哭了半夜，快天明时悬梁而死。朱一元看到女儿娇小的尸体，不但没掉一滴泪，反而连声叫好，仿佛碰到了大喜事。这种毫无人性的作为连他的三个弟子都不寒而栗。若不留情人世间，何必世上走一回？

许久之后，他的三个弟子似乎才从那恐怖的气氛中抽出身来，但胆子却更小了，绝不敢越雷池一步。“淡水精舍”方圆不过十几丈，十余年，他的弟子没有走出过“精舍”，这确乎不近人情。

“淡水精舍”里到底有些什么故事，外人难以知道。这个犹如“碗”一样的圆形所在，外墙是红泥的，墙头上铺着土黄色带花纹的琉璃瓦，每隔两丈远安一颗泥捏的动物头像，分

别是狗、牛、龙、马、鸡、蛇、猪、羊、兔、猫、鼠、狮、狼、虎、狐。红墙高一丈，四方开四门。墙内有四室，木制的，都不太大，分别住一人。北室为正，住着朱一元；东室次正，住着他的大弟子郑飞明；南室三正，住着二弟子文子情；西方室末正，三弟子杨相居其中。“精舍”的南端是片空地，地上刻着“阴阳太极八卦图”，八卦的符号是红色的，异常醒目；靠东墙栽着三十二根木桩，高有近丈，碗口粗，依“九宫七星”方位排列。“精舍”的北端是片极小的树林，干净清雅，有四棵粗树被从底部锯断，大树墩可供坐人，他们师徒四人常在树林中练功，坐的就是这些树墩。

他们室内的陈设几乎是一样的，除了有张床外就是蒲团和几本书了，无非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《易经》和程朱理学。他们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，至少杨相这么想。

郑飞明高大英俊，双目有情如水，骨 奇异，是练武的好料子，朱一元对他颇为器重。他二十五六岁，博闻强记，悟性尤佳，功夫已达上乘。假如他不是随朱一元一边读经一边修炼儒家功而是练道家丹功，也许成就更大，朱一元的呆板似乎束缚了他的灵性。

文子情，人如其名，一双多情目动人心肠，朱一元拚命要用儒功理学磨灭他的情光，也没有达到目的，反而随着功力的加深更见润滑有神。他漂亮潇洒，身材修长，喜欢穿白衣服，一尘不染，犹如白云一朵，荡游人间；他的气质更妙，灵性十足，清澈见底，仿佛他的人格，诗兴大发时更能挥笔成章，连朱一元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天分高，才情好。更让朱一元看重的还是他的飘逸灵通的轻功，似乎颇得庄禅意蕴。这

让朱一元有些糊涂，庄禅与理学相差很远，这小子怎么把轻功练得非驴非马呢？难道是无师自通？心存疑虑，但他还是高兴的说天道地文子情是他的弟子吗，他的轻功高说明自己教导有方。

杨相与两位师兄相比就差远了，他不但个头不高——中等，相貌也平淡如水，一身青衣衫几乎从来就没变过样，皮肤有些粗糙，两眼亦无神采，终日里一副睡不醒的模样，是会被女人记起的那种人。他也不过二十三四岁，额头上已有了很深的皱纹，从外表看，他比两位师兄要大得多，颇似未老先衰。在三人中，他的胆子最小，功夫亦最差，更谈不上什么灵性，读经学理非常吃力，唯一可称道的就是老实忠厚。朱一元几次想把他赶出门墙，因念着杨家对朱家有恩德，终于忍下了。杨相自知不行，对师傅、师兄格外恭顺，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
杨相心里明白，他武功不好与朱一元的调理无方是分不开的。两位师兄天资灵异，一点就通，用不着身手试范。而他的悟性差，好迷糊，师傅不细心指导就不应该了。他在朱一元身边十几年，从来没见师傅的真正本领，朱一元似乎总是披着神秘的面纱，别人看不到他的庐山真面目。杨相心里虽然有些不满，可不敢说出来，不会的东西就不会吧，也不敢问师兄，怕受奚落。而文子情和郑飞明也没见过师傅的真正身手。

朱一元的教法十分古怪，他教弟子武功从来都是指手划脚，不做郑重的演练，做他的门徒必须眼好使、心好用，否则你就一事无成。而杨相恰恰是心眼皆不好用，还能有什么造就呢？儒家功本来讲究至德至信，中和守一，这原是杨相

具备的，可朱一元的儒家功很特别，他舍弃了孟子所谓“善养浩然之气”的做法，去寻求一种神秘的“至极”，所以他的儒家功有些妖里妖气，他认为那神秘的“至极”就是他高祖大倡的“理”。感觉灵敏的文子情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却不敢言，只好对师兄说：“师傅的神态和动作都比往常有些怪，你看出了没有？”

郑飞明向四下扫了一眼，小声说：“我老早就觉不对劲了，只是不明就理。”

文子情庄重地说：“师傅可能在追求某种境界时偏离了正轨，要么就是另一种武学正在向他渗透，他不想丢弃旧的，新的诱惑力又极强，他只好来个折衷，或者是……”

郑飞明不住地点头，他不能不佩服师弟的高明见解，小声问：“你说师傅走火入魔……”

文子情连忙伸手捂他的嘴，极低沉地说：“我们只能心照不宣，不能外讲。”

郑飞明笑道：“我们去问一下那傻瓜去，看他怎么说。”

文子情摇了摇头，似嫌师兄说话刻薄。郑飞明意会到了，连忙说：“开个玩笑吗。”

他们走进杨相的住室，杨相正在翻弄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看来他正被什么困惑着，不然不会显而易见地烦躁，仿佛谁正与他过不去。

郑飞明低声笑道：“师弟，好禅性，又有什么进境？”

杨相忙站起来说：“师兄，我正想着你们呢，禅性全在书里，我没有。”

文子情一拍杨相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师弟，你越来越会说话了。”

杨相心里一乐：“师兄，我真的又进步了？”

郑飞明笑道：“你只要回答一个问题，我就能知道你又进步了多少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，我是最怕问题的。”杨相不悦的说。

文子情微笑着说：“师弟，师傅的神奇武功你不想学吗？”

杨相一怔，说：“我以前学的是三脚猫的功夫吗？”

文子情说：“当然不是，不过师傅现在修炼武学更深奥、更迷人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”

杨相恍然大悟，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说：“怪不得师傅的动作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原来是练更厉害的功夫。”

郑飞明抓住时机，连忙问：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杨相看了他一眼，觉得他对这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些怪，谨慎地说：“师傅的动作太慢，现在的动作快而好看，如行云流水一般。”

文子情微笑摇头：“师弟，你的感觉不对，高深的武学动作没有这么明晰的。”

杨相连忙点头，说：“对，师傅的动作好神秘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。”

郑飞明点头笑道：“师弟，你是真人不露相呀，这一切你不都也明白吗？”

杨相欲辩解，文子情连忙止住他，极其严肃低沉地说：“师弟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师兄是给你开心玩的，别让师傅知道我们的谈话，否则全完蛋，师傅的疑心越发重了。”

杨相不傻，知道文子情的话有理，便沉默不语。

三人在一起静坐了一会儿，忽见朱一元出现在门口，吓了一跳。他们不知他何时到达的门口，有没有听到他们的谈

话。朱一元似乎没有发觉他们的异样，笑容象跳蚤一样在脸上跳了几下，说：“你们的‘心’是大了，连师傅的话也不听了，我不是告诉你们一般不要聚在一起吗？”

三个人仿佛犯了大罪似地连忙跪下，齐声说：“弟子知罪。”

朱一元似乎懒得与他们生气，摆手道：“起来吧，到我居室去。”他转身走了。

三个人低着头跟在他身后，大气不敢出。

朱一元走进木室坐到蒲团上，三个弟子跪拜在他的前面。朱一元看了他们一眼，神秘地笑道：“你们一定还记得我讲过的关于《八卦仙经》的掌故吧？”

三个同时一惊，忙说：“记得。”

他们没法不记得，《八卦仙经》、《碧月逍遥录》、“青玉内经（景）石镜”为武林三大瑰宝，震荡着无数武人的心魂，都想得之而心甘，谁会忘记呢？他们虽然住在“淡水精舍”之中，对这三件宝物也不能视之如水，功利之心时常浮起。

也难怪他们，这三件宝物实在太珍贵了，尤其对武林人。《八卦仙经》是修炼内功的奇经，《碧月逍遥录》是习轻功的珍诀，“青玉内经（景）石镜”更为珍贵，是块“奇石”，它不但能照出人体脉络，看清人体内气的走向，更能照出人体内的沉疴，并能以自身的青气消灭疾病。够了，这足以让武林人朝思暮想了，朱一元怕也难以免俗。

果然，他没有把一切都看得清淡如水。在三个弟子诚恐诚惶中，他感到了欢乐：“《八卦仙经》当世神经，你们想看一下吗？”

三个弟子顿时睁大眼睛，互相对视着，这不是幻觉吧？师

傅何来《八卦仙经》呢？

“想看。”他们异口同声。

朱一元微微一笑，从怀中掏出一块有一尺见方的黄绫子，上面有用朱砂写的字和图。他把黄绫子展开，瞟了一眼，轻轻扔给郑飞明。

郑飞明接在手中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能一窥仙经，此生无憾也。文子情和杨相连忙扭头去看。

等他们看清上面的一切，刚才的欢喜已消失干净，也精神不起来了。在他们之前，已不知有多少人傻过眼，有过他们相似的心情。绫子上的字倒是十分清醒，看的人怕十有八九不知所云，因为上面根本就没有所云。绫子上开明宗义写道：

“黄绫是空物，九华深处观，若悟其中意，逍遥在世间。”

往下是朱砂红线画的一个奇形怪状的圆圈，线串着八颗星，圆圈里是先天八卦图。在图的下面是一个赤脚道人仰天大笑，画得栩栩如生。如果是细心人，也许还会发现道人的眼睛是八个模糊的点画出来的。道人左下角有几句诗：

“不恨不怨不用看，执着儿女别修炼，五老峰下清泉水，多少血泪洗不完。”

下面落款是：

“荒觉寺荒唐道人。”

谁能想到这就是让武林儿女为之疯狂的《八卦仙经》呢？郑飞明皱着眉头说不出话，文子情也毫无发现，杨相更是如看天书，什么也不明白。

朱一元见难住了三个徒弟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这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出乎他预料的是他的笑声引起了文子情的警觉，心

头灵光一闪，明白了师傅给他们看图的目的：师傅也是看不懂图的，他想让弟子们能给他点启发，他失望了。你不得不承认文子情的慧心，这是杨相办不到的。文子情有些惭愧不能为师尽力，但也高兴看清一点师傅的为人，如果他能看懂《八卦仙经》，也许就不会以经示弟子了。

郑飞明许久没有说话，满脑子里都是字与图，直到朱一元叫他才回过神：“你看懂了多少？”

郑飞明老实地说：“弟子愚顽，什么也没看懂，这哪里象练功的仙经呢，分明是胡说八道。”

朱一元又笑了起来：“乖孩子，看过的人都这么说，没见过的人还想争呢。这仙经不同一般，肯定别有机巧。”

郑飞明连忙附和：“师傅说得是，这图如此珍贵绝不会没有缘故。”

朱一元看了一眼文子情，笑道：“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
文子情忙说：“弟子永远不会比师傅想得更多，这仙经有些怪得偷偷摸摸。”

朱一元淡然一笑，没有问杨相，他知道问也白问。杨相大松了一口气。

朱一元把图收起来，沉默了片刻，低沉而淡漠地说：“江湖上最近不平静了，有些歹人胆大妄为，你们也该出去长一下见识了。”

三个人几乎心头同时一亮，谢天谢地，总算熬到头，要飞出牢笼了。但他们的表情却是悲凄的，似不忍心与师傅分离。

“师傅，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呢。”郑飞明说。

杨相不由轻“哼”了声，你小子假惺惺个什么劲儿？他